

風塵集

敬方

現代散文新集

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風 塵 集

方 敬

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印行

一九三七，三，二十付排
一九三七，四，二十初版

——二〇〇〇

每册三角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No. 483

著作人 方

發行人 余

印刷所
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

上海北四川路

發行所
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

八百五十一號

目 錄

荒城	一
夜談	九
撲滿	二〇
老人樹	二九
畫壁	三九
鸛藝師	四九
童年	五七

幽居	六四
風塵	七一
路遇	八一
聖潔的門	九五
黎明	一〇四
無名指	一二二
獵	一三三
後記	一四九

荒城

坐半日的轎車來到一個新地，不會忘記一路的顛簸吧。逶迤的山脈隱約在望，北面展着很大一塊平地，如果灰枯的樹羣厭煩了你的視線，你就可以抬頭仰觀圓空了。我說，對這冷僻的縣邑，如何發遣你的心情呢或者想像到一個古城昔日的繁榮，或者從時間的替落感到寒冷……而我已在這兒住下了。

先是寂寞，一久就慣了。去登快傾圮的城垣吧，我有很多悵望的經驗；或者雇一匹驢兒帶着快樂上山去交換倦乏，擷幾枚山楂拿回來供在案頭，就

是到池去裏釣魚也是好的。此外，我還添了許多新的記憶。

歇宿旅店或到了一個陌生地方，一種異鄉情調令我覺得空漠，悽酸，在新的人羣中沒有我的地位似的。每當夜下，內心的變化更迅速，更難，澹黃的燈光引人惆悵，惆悵于自禁在陰涼的小室裏懷念遠地的親人和朋友，懷念得苦極了。任一異鄉景物都似在牽動我的心情，悠長的日子失去了平穩的寄託，盼望着信，而自己又寫着信，信發了而又接到信。希望一點快樂，一點遠遠的快樂。我初來這荒城，沉浸於期待的苦惱中，至今我很懂得這個道理。可是，誰知道，也許投遞來的是些小小的悲哀；或者說外祖家庭的衰落，爲一些不幸繁縟着，或者說三孀家裏的小毛夭亡了……我更感到一些什麼呢？因之我知道生活的重量，和地方與人情的距離了。我在這城中住滿兩月了。

我的寓處是一所破落的院子，位於一條荒街的南首，這街由東關直達西關。院內另外還有兩戶人。東鄰的門長鎖着，人已遠去了。南房那家的人既少又時常走動。所有的時候，院子裏都很靜寂。跨過大門，偶爾看見街上有一匹瘦小的驢兒馱着乾芻緩行着，或者一輛木車，上面坐着斜戴着便帽的大漢揚着鞭，蹣跚地駛過。離院子不遠處，有一口很深的井，清早汲水的人多，時有木桶或鐵皮桶入水的響聲，有言語，有笑聲傳進院子來，很新鮮。對門是一列常爲風吹動的樹。而當我第一次在樹下閒步着，想家鄉的棕櫚樹，橘子樹時，我看見一個人自遠遠處來了。

最初，我絕沒有料及他是一個郵差，雖然他身邊掛着一個布袋。他的步子慢，這是適合於這種人在生活上的忍耐與舒緩的。他漸漸走近，我已看清

他的容表了：中等身材，短髭，面部較黑，但着上深藍大褂也就不大顯得出來。經過我身旁，他走入院子裏去了。

驚異於他走進院內，於是我也轉身回去。剛跨大門，他出來了，止着步問：

「你是×先生嗎？」

「是，什麼事！」

「有一封信放在你的門邊了。」

他去了。第一次從他袋裏掏出投到我門邊的是怎樣一封信呢？現在我已說不清了。然而，我認識了這人而且永遠不會忘記了。後來，我習慣這小城的荒涼，能夠在與他的談話中丟開寂寞了。一有信，就得上我這兒來，他成爲我的熟識是極自然的事。他表情是和穆的，并有着健康的性格。假若我們閒

談的話，老是順手拈來一些瑣細的題目。偶然的機會使我知道他是一個異鄉人，在這同一地方，用這同一簡單的職業磨去他整整二十年。家鄉的一切興廢，他早已不熟悉了，他已娶妻生子安定地住在異地了。有人歡喜以行路來譬喻生活，而他呢，真是生活在行走中，不自覺地走了很長一個路程。

旁人說，十年前他未娶親的時候，一天除了遞送信件而外，他老是守着那淒涼的郵局，他既忠信於人與事，且善忍耐。他愛那郵局如他的家。可是，那是怎樣一個郵局呢？我得說說我第一次拜望它的經驗：全城只有兩條交叉成十字形的大街，從寓所向東走去，到十字口倒拐而南，那極容易被人忽略的湫隘的房子，矮矮的，立於西首。窗子上的字爲偏棚掩着了。誰相信就是這屋子呢？感謝一個不相識的朋友的指引。我第一次站在窗前了。收信人是個

臃腫的中年婦，滿臉膿瘡，話聲嘎，她奇疑地看着我。驚異她原是住在南房裏的鄰居。（在院子裏曾見過她數次。）記得有人常說，看他們是萍水相逢的吧，但是他們一見如故了；而也有極相熟的人彼此隱藏着憎惡之心的。對這素昧平生的婦人，我却無端煩惱起來了。是的，從前也曾見過類似的，好在生活把她們安排得適當點，不像她在這一類的職務上使人不安。看她遲鈍地計算郵票或寫收條吧，誰能安於這種無味的等待呢？站在窗前起了一個難堪的感覺，擔心這幾封寄到遠處去的信會有可憑靠的信託。她不常在事情上造下錯誤嗎？雖然我時有上郵局去的必要，但有時的心情是極不舒展的。說這是一種不健康的心理吧，怨自己常有多事的情緒呵！

有好幾回，我真想把信投進在街邊一株木桿上懸着的信箱裏。風已吹

斜那木桿了。我猶豫：願我的信去守一箱的寒冷與寂寞嗎，假如沒有另外的？唉，這樣細一根繩子真容易斷呵！終於拿了信上郵局去。又聽見那嘎音了：「全找郵票嗎？」或者「并不過重。」我會不安起來，因而想到與她常在一塊兒的那位郵差，又自然地產生一種愛慕他的情感了。

對於那郵局與那收信的婦人，我有許多懷疑與奇異的想像。有一次，那位郵差對我說「師爺回家去了，留下太太管理局務。你是知道的，這樣小一個郵局，不會有多餘的人來代理他的職務的。可是，誰知道她的性情很急燥，遇事就發脾氣，不過，我總以爲一個像她那樣的女人的性情應該溫良……」我知道他老老實實地生活着，他態度是可親的。每天，當遠遠的都市裏許多着上綠衣的人騎着自行車在奔馳着的時候，他也在這荒涼的城子裏

到這裏到那裏送着信。我不禁想像起來了一羣淳樸居民簡單地生活在這古城裏，他們沒有什麼憂戚或什麼慰安傳給遠遠處的人。他們有着自己的天地，覺得他們的生活是豐富的。一種單純的人情存在於他們之間。好多年已經過去了。這荒涼的地帶不會有過驛站嗎？急奔的驛馬，誰知道，帶了什麼信息來，又帶了什麼信息去呢？好多年過去了。我還朦朧地記得箭矢送信的舊傳說。好，停止想像魚雁的故事了吧。

我又轉徙到一個新的地方，添多一些新的快樂與新的悲哀了。我不能贖回已磨損的歲月，頗悵惘於舊日可愛的記憶：常親手將遼遠的快樂或悲哀授與我的人呵，你還在給東家送一點失望，給西家送一點安慰嗎？

二月二日

夜談

在深山間或者幽谷裏的居民，常誇耀僻俚地帶的夜是豐富無比的，有
時一種神奇的事物的出現使他們驚喜莫辨。一個很能讚賞月夜的人看月
歸來說，一幅恬美絕倫的天然畫圖，使他滿足得無法施展他的口才了。而沉
默之後又僅有歎息。至於我，雖然生長在一個荒涼的城市裏，缺少陶情怡性
的養育，對於夜却有特別的喜愛。我並不嫌棄黑夜的陰暗，就是在夜行的時
候，雖難於辨識我的路向，可我的幻想因之能達到更深沉的境界。假如覺得
夜太冷靜，那麼我們給它一次輝煌的裝飾吧：或者燃燒起我們高擎的火把，

在森林間，在廣原上；或者放下河燈像繁星在一道曲折的河流裏。也許在狂歡之後會更厭世，而古人的醉酒夜遊，倒教我學得許多哀樂。

在兒時的許多夜裏，在澹黃的桐油燈光下，我熟習了許多動聽的故事。白髮老祖母坐在古式的太師椅上，兒孫們繞着她成了一個圓圈，大家都傾聽着從她顫動的口中吐出的歡樂或恐懼。對於鬼怪的故事，她算是廣識博知，在講述的進行中，她常用巧妙的傳神法使我們小的幾個毛骨悚然，甚至埋頭在身邊坐着的姐姐或者母親的懷裏。這時，老祖母的聲音會低下來，終于停住了；繼起的是一羣熱烈的要求。她微笑了，咳嗽，然後遲緩地接續下去。以後故事的起伏更能驚心動魄，往往在三更後才結束得了。而最巧的是，每當煞尾的時候，不是隔壁房裏發出一點響聲，便是燈光快滅熄，大家都怕

得不敢稍動。最後，在父親鎮靜的言詞之下分散了。留下祖母獨個兒守着那陰溼的小房，我常替她擔心，懷疑她的胆量。有一次，她對我們說，人到晚年已很接近死，夜來雖少睡眠，但也不會怕什麼的……我童年的夜過得並不寂寞，至今想來，那好像是一個迷人的景象。

回溯到好多年以前，那時我們的祖父尚是一個孩子，他的祖父撫愛他也如我們的祖母撫愛我們一樣。我們那位祖父的祖父是個剛毅的人，性情很坦白，對人也厚道，舒適的環境養成了他豪華的癖好。他終生沒有職業，可是先人的遺產已很能使他的生活優裕。那時我們家還在鄉間，很大一所坐宅靠近山麓，在修建這所坐宅的時候，據說費了他很多心血。寬廣的天井，與繁茂的園林使我們祖父的童年過得很快樂。可是現在這所坐宅已為別

的姓氏管業了。離坐宅十多里路，有一座村落，我們祖父的祖父在那兒是有着好名譽的。到那座村落去得經過一片荒塚，更前一點，得經過一個爲竹林掩藏着的古廟，在復修古廟的捐款碑石上，他是以重金而得了第一位的。對於本地的窮民，他總慷慨地施與，不過他有着嫌厭人家當面說他好話的壞脾氣。由於閒散，他把他的早年浪費在狂飲與豪賭上面了。到了中年，他戒禁了賭，但有時還是喝喝酒。此外，他另有了養蜂與種花的嗜好。一到晚年，他得了孫子，我們的祖父，他所有的歡喜與希望都放在他一人身上了。

我們的祖父是被他驕養成他那一樣的人了，那所大坐宅就是在他手下出賣了的。在夏天夜裏，他們祖孫兩人有時到叢生蘆葦的淺流畔去捕捉螢虫，倦乏歸來的時候，兩人跑到床上，將帳門緊閉，放出獵獲的小生物，然後